

莲/花/山/文/丛
LIANHUAASHAN WENCONG

坐巴士经过深圳的夏天

卜茂华 主编
朱正安 等著

海天出版社

散文集

莲/花/山/文/丛
LIANHUASHAN WENCONG

坐巴士经过深圳的夏天

卜茂华 主编
朱正安 等著

海天出版社

散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巴士经过深圳的夏天/深圳市福田区文联编/朱正
安等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7.1

(莲花山文丛)

ISBN 978-7-80697-906-8

I. 坐... II. 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5688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陈淮涛

装帧设计: 海天龙 责任技编: 钟愉琼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图更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965mm×635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192千字 印数: 1-3000册

总定价: 196.00元(共6册 本册2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人物素描

形 象.....	张建忠	3
一位将军与一位画家.....	阎 正	6
舅舅给我一座山.....	陈慧中	13
我是石头.....	刘晓平	23
外婆，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白 邕	26
母亲的生日.....	李 艳	30
梦见远方的爷爷.....	与或非	36
和祖儿一起high	边冬末	41
无 泪.....	阎 霜	43
与王光美大姐合影.....	王永苗	47
忆舅父.....	陈秀珊	49
父 亲.....	江正吉力	53
父亲的背影.....	曾志如	61
雪泥鸿爪留梦痕.....	陶印宝	64

二、行走天涯

游可园.....	康素玲	69
揣了《边城》去凤凰.....	洪育才	73
行走在信仰之巅.....	陈今越	76

赣东北游记·····	王小平	91
北回归线上的绿洲·····	石佑君	98
古周庄考察印象·····	吴连成	101
澳洲点滴·····	徐安顺	105
吴哥——微笑中的悲怆·····	王燕妮	109
迷人的泰晤士河·····	李建平	123
傲骨梅关·····	岳立功	131
世界天主教中心梵蒂冈·····	黄萍	136
寻梦凤凰·····	黄名玄	139
凭吊古兰亭·····	龙灿珠	142
这座城与这座山·····	费国荣	146
日本观感·····	田卫东	151

三、生命履痕

人生的路就在脚下·····	刘建	159
燃烧生命的每一天·····	刘满衡	161
洗衣、手、外婆·····	莫沉	164
我在暧昧的梅林·····	安石榴	167
坐巴士经过深圳的夏天·····	朱正安	173
天堂在你我心中·····	顾丹丹	179
雪随心扬·····	熊笔犁	181
雪夜忆情·····	汪本莲	184

四、往事萦怀

增城挂绿·····	邵建平	189
我家的黄黄儿·····	白草	192

“蛤蟆蝌蚪”好吃·····	古 风	197
追忆我的城市·····	老 K	199
人与狗·····	董玉明	204
母亲的“白内障”·····	郭 钢	207
我成了“韶山市荣誉市民”·····	李雷鸣	209
忆起当年“偷书”时·····	王一宪	213
走在松软的土地上·····	王云奎	218
沿着河流·····	杨风军	223
火烧山札记·····	李晓锋	226
今夜无眠·····	胡红霞	230
再也不想离开你·····	王振文	238
选择深圳无悔·····	蔡秀文	243
南迁即事·····	冯一德	248
木榨神韵·····	柯 云	255
红 莲·····	易 亨	258
追剿残匪覃国卿15年·····	向冰清	261
圣地与麦地·····	东荡子	270
说说我父亲的朋友们·····	杜汉中	275
爷爷是个抗日战士·····	何 因	280
小城往事·····	刘汉通	284
书房的变迁·····	陈晓中	291
中央党校学习散记·····	罗文胜	295

五、人 生 随 笔

裸树的根·····	章海蓉	303
阅读红树林·····	陈亚凯	305
只画春风不画寒·····	马林海	307

寻找精神故乡.....	肖 今	314
星星的心愿.....	席艳萍	317
关于深圳的非罗曼蒂克.....	易 意	321
唐宋诗词赏析三则.....	张 纬	325
在东门的人海中.....	谢湘南	330
请静静地将我遗忘.....	聂小雨	333
生命中的荒岛.....	董星光	337
听生命在歌唱.....	谭 瑜	342
小议八大山人.....	邓柳胜	346

一 人物素描

形 象

●张建忠

一双慈祥、深邃的眼睛，一双灵巧略显粗糙的手，一副淳朴实在的面容，一身朴素、整洁的装束，凝集成一个形象，刻骨铭心般深深烙在我脑子里，荣时辱时，乐时苦时，都会出现她。我敢保证一辈子她都会一尘不染、清晰地留在我心里。她是个普通人，溶浸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要评说她，只能开启封存在心间的记忆，在流水般逝去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细细回味。

她的命运坎坷多难，是穷苦人家的女儿，父亲早逝，只身远离家乡，置身人生、地生、习俗迥异的环境中生活，上有老下有小，居无定所，享受不到那个计划年代定量供给市民赖以生存的食品，又举目无亲，无处周转拆借，精神的困顿，经济的拮据，常将缕缕愁绪萦绕在她心头。知愁，见愁，她却不怕愁，在贫穷的日子里生活并不乏味。她总是有活力、坦荡、从容、从不惊慌失措，仿佛一切难处她都知道要来，又都知道该怎样扛过去。困难袭来时，她尽力沉着处置，渡过难关后她脸上会绽出笑容。她总在迎接困难又渡过困难、周而复始的轮回中。每挣脱一次困难，她的生活天地就宽阔一圈，慢慢地，困难衰竭溃败了，她强壮结实了。在凭借希望与追求，默默用韧性、耐力与困难搏杀格斗中，打造铸就了她刚烈、坚贞、清白的禀性，是非曲直，

在她心里泾渭分明。她鄙视摇头摆尾，卑躬屈膝像狗一样乞求施舍的人，看不起鼠目寸光、贪小便宜的人，憎恨口蜜腹剑、落井下石的人。因此受的苦累比别人多，她愿意说这样踏实。她不为名利所动，很看重尊严，不欺负伤害别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伤害自己。她换过几次单位和工种，在哪儿都干得有模有样，不给别人留说道的把柄。在家人受到疾病折磨、生活贫困，难免遭人白眼时，她毅然脱下心爱的花格外套，换上不分性别的粗蓝布工作服，和其他贫困的姐妹们一样，不顾脏累，用汗水奋起抗击穷困，维护自己的尊严。她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周围有人遇到难处，她不会袖手旁观，而她也不图回报，又换回了别人对她的帮助，她和她的朋友们就是在纯洁透明的来来往往中结成了默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她的生活略有改善，一千多里地之外的乡亲们为甩脱苦日子，纷纷来投奔她，她知道自己并不殷实的家底，更知道乡亲们的苦衷，她四下给他们联系事做，悉心安顿他们吃住，执拗地不收一分钱。1980年我陪她回老家过年，乡亲们络绎不绝地来看她，炕上地下满屋子人，话匣子打开就没个完，深夜分散，白天又聚，像见不够面，有说不完的话。她要走时，众人齐声挽留，家家轮流请吃饭，中午、晚上一天两家，整整排了半个月，她笑声甜脆，眼睛莹亮，作为普通人的她享受到了不普通的待遇。

生活的艰辛促使她勤劳，勤劳催化她的智慧之树常青。孩童时家里困难，她常常意想不到地用粗粮粗菜做出香喷喷的饭，吃得我肚子滚瓜溜圆。她对布置家什独具慧眼，乐此不疲。隔段时间一进门就会感到家变了样，一应摆设都挪了位置，令人新奇舒适。她总是最晚睡最早起，不停地忙。她的勤劳不仅维持了家，养育了我，更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我生活，在我心里扎下了热爱生活的根。她只有初小文化，而她对传统文化蕴积的礼仪认识极深。她的母亲白发苍苍时，她已近知天命之年，而她对母亲的

敬重敬爱愈炽愈烈，每声娘都叫得毕恭毕敬虔诚动情。其时一听到她叫娘，我并未感到太多内涵。我读到大专，曾自认为比她见多识广，知书达理，但在我领略到她在白发苍苍的母亲面前热切叫娘的真切情意后，我自愧弗如，甚而有时会幻化出她站在我面前，使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的逼真感。对亲人的感情，不是读书多，识得字多，就更深刻的，古往今来，不乏多读了书，多识了字不认亲人，忘记祖宗的事例。我读得书比她多，识得字比她多，我就是实实在在不如她对亲人至情至性的诠释深刻。

像出门去做其他事一样，她默默地走了，离开她依恋钟爱的生活，离开我已十年多了，我常反省自己对她的态度，愈反省自责愈重，很小时候我叫她妈妈，少年后省略为妈，成年后竟连妈也叫得少了，有事就面对她直说，当时并未觉得少什么，反省后觉得少了很多，对自己的吝啬懊悔不已，她就是我的妈妈，我的亲娘，我为什么就不多叫她几声？当我再想放声叫时，她已经不在了，我在心里不出声地默叫，越叫她的形象就越鲜明。

一位将军与一位画家

● 阎 正

动荡的一九七五年，一个暮春的夜晚。

古城西郊将军楼上灯火明亮，一张大圆桌旁围坐着十几个人。除一位穿便装者，其余都是军服整齐的白发将军。菜一道道上来，瞬间摆满了桌面，毋须多言，这是一场小型宴会。然而，将军虽多，可都是唱配角的，宴请的主客恰恰是那位唯一着便装的中年人——长安画家张义潜。这位画家四十岁左右年纪，头已经有点谢顶了，度数不低的眼镜背后，透着扑朔迷离的目光，他周周正正坐着，等待着宴会的开始。

主人是靠了边的A海舰队司令员李志国将军。他简单讲了几句开场白，回头看了一眼宴会经办人军区参谋长。后者会意，马上笑着对画家扬了扬下颚说，“义潜同志，司令员表示了他的谢意，讲过了，您是不是也说上几句呀。”画家扫了四周一圈说：“既然司令员讲过了，我没啥说的，开始吧。”司令员扬起了筷子，招呼着说：“好！开始！开始！”还不等司令员话音落地，画家像变戏法似的从桌子下面提包里取出一个夹层饭盒，商量着说：“这么多好菜我都没见过，我想每样带回去一点。”他说着，便毫不客气地一样一样地往饭盒里夹。这意外的举动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参谋长最先醒悟过来，一把抓着画家的

手说：“义潜义潜，你这是干什么？”画家不以为然地说：“这桌饭菜不是请我的吗？我能吃多少呢？我不能在这享受，总得带回家一点呀！”司令员拉过参谋长轻声地问：“义潜同志到底怎么回事？啊！”画家抵了抵筷子说：“噢！没什么事，我只是想把这酒宴上的东西给母亲带回家点，让老人家尝尝。”“哦，您母亲还健在？”司令员有些意外。“啊！还在。快九十了哦，守着我过了大半辈子，没享什么清福。我不忍心一个人在外面偏食，想给老人带上一点。”将军们听罢，肃然起敬，都纷纷站了起来。司令员慌忙招呼大家坐下，抱歉地说：“哦，义潜呢，这事怪我了解不周，没有把老人家请来，我看酒席上的菜就不要动了，大家该吃就吃。”他回头喊了一声：“警卫员！”警卫员应声进来，老将军迅速地下命令：“马上到厨房，把凡是席面上有的菜，每样都搞一点，立刻给画家母亲送去！”警卫员转身出去，将军楼里恢复了正常。酒席开始了，老将军绕到画家跟前恭恭敬敬地斟满了一杯酒。随即又给自己倒满，然后招呼着他那些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举起杯，激动地说：“义潜同志啊！我敬你一杯酒，不是为了你的书画才艺，也不是为了你的刚直性格。这杯酒是我敬你作为一个孝子，尤其是在这种年代，难能可贵呀！”“对，难得，难得！”将军们的酒杯纷纷碰在了画家的杯上。义潜两眼湿润。素有硬汉之称的他，此时此刻也情不自禁地热泪横流。那年月，提起孝子贤孙的字眼，简直就像骂人一样。义潜这个孝子，又何尝容易当呢！

说起来，他兄弟姊妹七个，他最小，还是个遗腹子。母亲添他的时候，父亲已经下世了。苦命的母亲支撑着八口之家，本来已够艰辛，灾难、疾病又一股脑压向这个老人。几年时间里，先后夺去她六个儿女，到了解放前夕，只剩下义潜和她相依为命了。老人饱经忧患，不再有泪，也不再有话。她接过丈夫的油茶壶，数十年如一日的走街串巷，卖她张家特有风味的油茶。在那

永远不变的孤苦叫卖声里，她发誓要把最小也是最后一个儿子抚养成人。义潜赶上了好时候，他考上高中，又进了学院，助学金一直伴随着他读书长大，他不负母亲，考试名次一直居首列冠。义潜也碰上了坏的时候，一九六零年自然灾害，学院处于半停顿状态，他好长一段时间守在家里。像他母子那样的经济状况，生活拮据可想而知，能卖的都卖了，义潜没有放弃他的学业，仍不停地在小阁楼上临画着印制的唐宋名作，纸没有了，他就用晒图纸背面将就着勾描。正在这时，母亲把他叫下来，不声不响地给了他五十元钱，让他去买笔，去买宣纸。他原以为是母亲的体己钱，顺从地接过，如数都买了纸笔。不久，宣纸用完了，母亲叫着他又递过五十元钱。这次他犯了疑心，试探着问：“妈，您哪来那么多钱呢？”母亲摆了摆手说：“你别问，买纸去吧。”后来他才发现，放在母亲床下的寿材板不见了。

这是母亲省吃俭用给自己置下的身后防物。何况那年老人已是近七十的高龄。然而为了让他画画，竟悄悄地卖了。这钱就像儿子学画的专款一样，她舍不得花一个子儿，买一口吃的。儿子感动了，他不能眼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下去。他偷空起了个大早，跑到城南面犁过的地里拾回了半口袋碎红薯。当他兴冲冲地跑回家门的时候，看见端着一碗稀大麦面汤的母亲直瞪瞪地盯着他，他胆怯了，不由自主地跪到了母亲面前，好大一会儿，母亲才从牙缝里咬出了一句话：“不争气的东西！”义潜喃喃地说：“妈，我错了。”“你错了，错在哪儿了？”母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地斥责：“这样你就嫌苦，受不住了，放下画不画了。我熬你、守你为啥？我倾家荡产为啥？为了叫你荒废学业去拾红薯？”老母亲越说越气，扬起手中的饭碗劈头朝儿子打来，碗砸在儿子头上，血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母亲连眼睛都不眨，从一旁抓过纸笔扔到了义潜眼前说：“把今天的给我补上！”扭头钻到布帘后边自己的床上，和衣躺下了。就这样，义

潜跪在地上画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母亲起来后仍去推她的小摊车，临走前只说了一声：“起来，睡会去吧！”义潜站起身，看到母亲床上乱着，便过去整理床铺，才发现枕边、被头湿了好大的一片。挨打的时候他没有哭，此时他心酸地哭了。他画了一夜，母亲蒙着头默默地陪着他流了一夜的泪呀！

从那以后，母亲平生发的第一次火，讲的那些话，刻骨铭心，使他永远不忘。他再也不敢轻易浪费时间了。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院毕业，并留校当了助教。义潜的画愈来愈多地披露于世。他的一幅精心巨制也挂进了革命历史博物馆。转眼之间，他从一个普通的美院讲师变成了国内外瞩目的著名画家。正在鲜花向他招手之际，他又碰上了最糟糕的时候。动乱开始了，他被扣上修正主义黑苗子的高帽子游斗，被打翻在地，结婚几年的妻子怕受牵连，也分道扬镳了。

年临九十的老母亲却一如既往，看到他颓废丧气，就毫不客气地吵他，数落他。有一次，看他喝闷酒，差一点又把他酒瓶子摔了，义潜终于又振作起来。风烛残年的母亲，对于他来说督促作用还是那样巨大。此后，他被解放了，革委会的头头们找他谈话，希望他尽快画出几幅配合形势的精彩作品。既可立功赎罪，又能得到重用，不料，张义潜全无立功打算，赎罪也就无从谈起。他的不买账态度使头头们大为光火，于是他又被甩在一边，冷落下去了。这一冷落倒成全了他这个孝子，无班可上，反可以整天守在母亲身边。他画画，母亲坐在桌旁做针线，倒也惬意，好长一段时间里，报纸、杂志、展览都看不到张义潜的名字，他几乎被遗忘了，但喜爱他书画的群众，经常找上门了求字求画。不管是工人、学生、农民甚至最让人瞧不起的小摊小贩、修鞋匠，只要张口，他都有求必应，那些年，他不知送出去多少张画，当然朋友们往往也带些糖果、菜蔬、小吃之类。他也来者不拒的都孝敬了母亲。就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倒也过了几年清

贫又安静的日子。一天，一位常客提着自己刚钓的几条鱼，捎着一瓶散酒来了。进门就喊：“大娘。今天运气不坏，钓了几条鱼，让我和义潜喝几盅行不？”母亲笑了：“行啊，行啊，你们聊吧，让我去做。”老师傅要帮着动手，母亲挡着说：“看他画画吧，只要别嫌我老眉喀咪眼弄不好，就行了。”老师傅坐到了义潜的桌旁，义潜悄悄地说：“今天你提酒来慰劳我，我给你动劲画一幅马。”老师傅笑了：“你这家伙呀！前天那局长带几瓶茅台来要画，你都不睬，我这半瓶老白干，你倒相中了，神经病。”义潜摇摇头说：“当官的别说提几瓶，把茅台酒厂搬来也不伺候。”转眼功夫，一幅长河饮马画完。他顺手题了一行小诗：“今日长河饮马，明朝驰骋疆场。”随即落下两款。

不久，两个面生的军人找到了义潜的家门，前面年老的军人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位画马的画家吗？”义潜戏谑地说：“不会画马，只会画牛。”“哦，那就是您了。”“找我什么事？”义潜警惕起来。后面年轻的赶快介绍说：“这是我们军区李参谋长。”参谋长挡住了年轻人的介绍：“哦，是这样，A海舰队司令最近来这里休养，他偶尔看到了你画的马，非常喜欢。他是我们老首长了，酷爱书画，再三让我们找找您，为他代求一幅马。”“画马不会，我只会画牛。”义潜仍直通通地说。“义潜，你怎么这样说话。”母亲生怕惹出事来。“画什么都行，只要您答应画。”参谋长仍很恳切。“您什么时候要啊？”母亲问。“是不是请到我们军区作画，条件也方便。”参谋长说。“不去，想要画叫他自己来，我哪儿也不去。”义潜还那么生硬。参谋长稍想片刻说：“那也好，我回头陪司令员来，麻烦您了。”参谋长走后，母亲埋怨起义潜：“现在你知道来得都是哪路神呢，怎么还能任着性子来？”“答应给他画画就够意思了，现在台上没几个好的，他不来拿，我还去巴结他？”义潜愤愤地说。“你呀！真叫我不放心。”母亲唠叨着上街去了。